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四十回 奏請禁煙維持銀價 拿獲販土重擬罪名

且說林公擬具禁煙章程及戒煙藥方，專折復奏後，等了一個多月，不見諭旨頒行，料必為擬罪太重，留中不發，這也是聖天子慎刑恤民的善意，臣下自無異議。不過黃鴻臚奏請吸煙論死，早已鬧得通國皆知，現在又否無消息，民間勢必要誤會黃鴻臚所奏不行，吸煙不會論死，甚且誤會煙禁取消，那末鴉片流毒，勢必比前更甚，後患將何底止。想到這裡，猶覺難以置之不問，於是與湖南巡撫錢寶琛，護理湖北巡撫張岳崧一再會商。林公主張，目下吸食鴉片罪名雖未加重，查拿煙犯，萬不可以放棄，收繳煙具也是不容稍縱，惟有一面出示通衢，剴切勸人戒烟，一面拜折奏明，嚴申煙禁，煙害或可不致擴大。湘、鄂兩撫深以為然，議定會銜出奏，由林公主稿，湘、鄂兩省同時重申煙禁，從訪拿販鴉片、開煙館入手。由林公倡議揭廉，配制斷癮煙丸二千料，在省城漢口等處設局，派委妥員，收繳煙槍、煙具、煙膏，若係自首呈繳，查明確係真心改悔，准免治罪，並酌給藥丸，使他吞服除癮。湖南地方，由巡撫錢寶琛首倡捐廉，配制斷癮藥丸，依照湖北辦法，在長沙、岳陽、湘潭等處，派員收繳煙膏、煙具，及酌給戒煙藥丸，悉照湖北新定辦法。林公正在振刷精神，飭屬查禁鴉片的時候，忽然接到一角部咨，只道是禁煙奏折的批復，連忙拆閱，方知不是批諭，卻是軍機處來文。據寶興所奏，因為近年銀價日昂，一兩紋銀可易制錢一千七百文，歸咎奸商所出錢票，注寫外兌字樣，輾轉磨兌，並無現錢交易，奏請嚴禁各錢鋪，不准支吾磨兌，須用現錢交易，以防流弊。上諭著各督撫妥議章程具奏。林公捧讀一過，暗想黃鴻臚因為銀價昂貴，奏請加重吸煙罪，杜塞漏卮，使紋銀不再流入外洋，銀價自然平穩，足見黃爵滋目光遠到，深識時弊；寶興此奏，已是步黃公的後塵，而且所奏還都是隔靴搔癢，委實沒有議復的價值。但是皇上誤信他言，以為銀貴都是錢商出票不兌現所致，勢必禁止錢典出票，殊不知錢票不兌現，卻為市面上銀錢多少，銀價日昂，不得已用此注寫外兌的錢票來維持市面，若然不准發行錢票，市面更覺周轉不靈，錢價只會增貴，不會減賤。因為銀價增昂，直接受鴉片的影響，現錢被販煙夷商收到了外國去，中國現銀日漸缺乏，銀價自然騰貴。欲求銀價落平，只有嚴申煙禁，直接杜塞漏卮，間接挽回銀價。不過此種曲折情形，寶興茫然不知，原奏上不曾提及，銀貴固不在空頭錢票，不過空頭錢票的流弊為害也不小，個中複雜情形，須經我明白具奏，皇上方能一目了然。於是親筆擬就銀貴與錢票無涉，宜嚴禁吃煙，以塞漏卮的奏片，恭繕拜發。折中論列錢票流弊詳盡無遺，所論鴉片流毒更為詳細。

道光帝閱看時，顏為動容，終究被穆彰阿所阻，仍然未見頒行吸食論死，與販開館論絞的新例，不過著各督撫認真查禁罷了。林公本來十奏九依，惟有禁煙加重論死，前後兩奏，皆未得邀准！林公早料到煙害已深，若不特立嚴法，難收禁絕效果，將來必貽大害。果不出他所料。此時若能依著林公所奏，吸食、開館、興販三項罪名一律加重，處以絞斬梟的死刑，吸食者誓必戒絕，販煙銷路既少，且恐身蹈死刑，亦必改營別業，那末廣東的煙案，哪得會發生呢。這也是中國百姓該罹此煙劫，縱有賢臣竭力挽回，卒被穆奸居中阻撓，使林公兩次專折呈請不得行，養癰遺患，真堪浩歎。林公自思，他人的事且不必管，兩湖地界只好我盡我心，飭屬嚴禁吸食，查拿開館興販之人，以作懲一儆百之舉罷了。

旋據漢陽縣知縣郭觀辰稟報，拿獲興販鴉片煙販朱運升一名，在他滿江紅船上裝貨箱內，起獲夾帶鴉片煙土一千三百兩，煙膏八百兩；又在漢口棧房旅客鄒阿三皮箱內，搜獲煙土二千多兩，呈請核示。林公已據各屬陸續報到，起獲煙土不少，每犯所帶多至數百兩，少至數十兩，未有超過千兩以上的。現在朱運升、鄒阿三所帶，俱在二千兩以上，足見該二犯是興販的首領，各地小販都是向該二犯批發而來。常言道：擒賊擒王，捉煙當捉興販首領，拿來加等治罪，懲一儆百，一般小販見而膽寒，自然不敢再蹈刑罪。但是按諸律例，開館興販，只有杖徒罪名，雖有絞斬梟示的加重奏請，未蒙硃批頒行，怎能援引，若議處以杖徒等輕罪，罪重罰輕，於禁煙前途大有妨礙。思想一會，絕無適當辦法，只好邀刑名老夫子李小梅到簽押房，先將郭令詳文給他看過，然後說道：「舊律嫌輕，新例未奉頒行，猶不便援引，此案該如何定罪，能使輕重適中？」小梅沉吟了一會答道：「新例當然不適用，惟有援引舊律，如嫌失之太輕，可以加一等治罪，因二犯販土過多，先行刺字遊街，再發熱鬧市區站籠示眾，最後發往極邊充軍；如此辦理，一般興販奸民瞧見了，必然恐懼知悔，不敢再蹈刑章了！」林公深以為然，就援筆批回辦理，哪知批札剛正用印發出，又接到漢陽郭令來文稟稱，所獲販土犯朱運升已於前夜三更時分越獄逃遁。當時卑職得獄卒來署報告，連夜分派通班差役分路追拿，一面會同許守備，閉城嚴搜，客棧寺觀，以及形跡可疑的小戶船隻等，搜查既遍，毫無下落，這是朱運升越獄逃遁鈞實在情形。

又拿販土犯鄒網三，前次詳報時，未加詳細鞠訊，誤認為正身，冒昧蒙稟，卑職罪該萬死。及提鄒阿三到案研訊，據該犯供稱名鄒達才，乃是鄒阿三的伙計，並供明鄒阿三早已回轉廣東。卑職詢其阿三回轉廣東做什麼？該犯答稱，向夷商買土去的，何時回轉漢口則不得而知，這是從犯誤報正犯的實在情形。林公看罷來稟，暗想：郭觀辰素來辦事認真，不辭勞怨，就是此案肯和盤托出，明白詳報，這也是他主公無私，不敢蒙混所致。論他的幹練和才具，何至於弄出這種糟案來呢？必是蠹役暗中得了重賄，把朱犯從監獄中放走，且於逮捕時得賄放去正犯，把從犯帶案，而阿三與達才，字音相混，容易蒙蔽，分明郭令受了蠹役的捉弄，這是他平日辦案認真，蠹役們不能無惡不作，銜恨在心，特地構成這越獄的大亂子，有累於他。

若遇了糊塗的長官，不去究詰真相，一味從表面論，不免墮人彀中，將縣官撤任。常言道，清官難逃猾吏，縣官被蠹役陷害撤任，往往有的，我今偏偏不撤郭令，著他勒限緝到逃犯，將功折罪，以觀後效。打定主意，提筆親手批飭，著他十日內務將逃犯緝獲到案，以免究辦。郭觀辰接奉批札，深感林公寬厚之恩，辦案格外認真，一面勒限快班，緝拿逃犯，一面把看役及獄卒釘鎖收監，嚴刑鞠訊，以查有無得賄放縱等情。各役皆極口呼冤，矢不承認。那朱運升早已逃得不知去向，捕役熬了兩次合比，依舊不曾破案。郭令只好照實稟復，自請處分！林公正在收繳煙具、嚴辦開燈興販的當兒，那朱運升與鄒阿三，乃是販土最多的要犯，豈可容他們逍遙法外，於是一面申斥郭令辦事不力，再行勒限，先將頂戴摘去，逾期不獲，定予撤任；一面遴選幹員，到漢陽去查辦此案。那時官場中階級制度極嚴，督轅差遣的委員，都是候補道；知府差遣，都屬候補知縣；司道差遣，都是候補知州運同等。賢如林公，也未能免俗，當下心想差一個候補道去，方能勝任，仔細思量，只有陳錦堂辦事向來幹練，不知道他鴉片煙戒絕與否？如已斷癮，派他前去最妥。當下就命長隨傳道員陳錦堂到轅，長隨即往陳公館轉達。

且說錦堂自卸任以來，住在公館裡，杜門不出，立志戒煙，有鳳姑在旁伺應，頗不寂寞。一日新任安襄鄖道楊以增到門辭行，錦堂和他是姑表弟兄，連忙延入相見，即命廚房備盛酒席餞行。表兄弟二人在客廳上坐下，談談說說，頗覺有興。以增說道：「老表兄你受了楊天德的暗算，以致提空，說來也自可恨，不料他到任未久，也因為丟失了印信，即被提空，這也是天道好還，報施不爽，只爭在時間的遲早罷了。」錦堂聽說，幾乎失笑！暗想這顆印就是我派鳳姑前去盜取，拋在道署後園太平井中的，如今既是表兄弟去繼任，理當向他說明，免得他查不著。轉念之間，就啟口問道：「這顆印，制軍可曾附片奏明，請吏部重制頒發嗎？」以增答道：「不曾奏明吧！我到轅門謝委辭行，制軍還當面諭限十日，務將失印查獲。這倒是一件束手的事，茫無頭緒，一時到哪裡去查呢？」錦堂便向左右閃眼一望，卻巧沒有僕役在旁，連忙將口湊到以增耳邊，低低說道：「失印在道署花園中四面廳前右首太平井中。」以增聽說，真是喜出望外！連忙拱手道謝，並含笑地問道：「為什麼作此惡劇呢？」錦堂答道：「這個就叫做一報還一報，我受了他的暗算，沒來由受提空處分，這口氣哪裡咽得下，故爾也使這暗算，使他不安於位。你道該也不該。」以增笑道：「你們二人各在暗地裡做功夫，弄得大家都不安於位，不過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，卻便宜了我這個第三者了！」錦堂笑道：「這也是你官運亨通，才有此意外的美缺。」以增又問道：「表兄煙癮當真戒絕了沒有？」錦堂笑答道：「我吃了阿芙蓉的苦水，恨如切骨，這次好似立了軍令狀，誓必戒絕，永不再吸，故爾把翡翠鑲口的象牙槍，赤金包鬥的甘蔗槍，都已搗成粉屑。現在煙癮已斷，無論如何不再去吃它了。」以增笑道：「你既跳出苦海，可賀可賀！」錦堂說道：「弔之不暇，何賀之有？」以增答道：「林制軍正在厲

行煙禁，缺少熱心辦事、任勞任怨的委員，倘然曉得你煙癮已斷，必然就有差事見委，豈非可賀麼？」錦堂說道：「我若得見委禁煙差使，誓必把一班販土的奸商捉個乾淨，那末煙害可以杜絕。我深悉鴉片為害，雖由夷商販運，吸食的人愛之如命，以致如此流毒，但是罪魁禍首，當推販煙奸商，若無他們販賣，夷商所到的地方甚少，又不能直接推銷，早已改營他業，內地何來鴉片出售，那末吸食開館，可以不禁自絕。」

他們二人，說說談談，盛席早已擺得滿桌。二人入座飲酒，直至午後兩時，方才撤席。以增告辭赴任，當日就瞞著人，叫一構井匠到四面廳前右首井中，將鋼印打撈起來。以增具文稟報，失印已在本城舊貨攤上查得。你道他為甚不直說從井中撈得呢？

為防林公追究何從得悉印在井中，免得要累及陳錦堂，多所未便。如此一來，林公自然不加追問了。失印遂得告一段落。

那一日，錦堂正在書室中看書，面前攤著一本漢書和一本史記，兩相對照披閱，覺得兩書所論事實相同，筆法卻是各異，漢書翔實純樸，後學欲得寫實筆法，當求諸班固；史記浩瀚生動，後學欲得寫生筆法，當求諸史遷，二者不可偏廢。司馬遷記事，都詳人所略，略人所詳，敘事中侃侃而談，閒閒引逗，如垓下合圍，秦庭狙客，千載下讀之猶虎虎有生氣；看到他特立滑稽一傳，舉周、秦突梯俊傑，優孟衣冠，一一描寫形態，詳論感化，令讀者猶如身當其境，目睹這班持梯滑稽政客，不覺拍案叫絕，發聲狂笑。此時恰巧鳳姑走來，一隻右足剛踏進書室，聽得錦堂在裡邊哈哈大笑，只道他在那裡和使女們打渾，忙把左足縮住，定神向門簾縫中內望去，只見他獨坐在書案前，手執書本，狂笑不止，那種傻頭傻腦的情形，也忍不住吐舌一笑，移步入內，問道：「一個兒坐在那裡，狂笑不已，真是開心極了！究竟笑些什麼來？」錦堂拋書答道：「一個人不准出聲大笑，難道只許我同你打對兒發笑麼？這話也太不近情了。」

二人正在打趣話，忽然外面有人咳嗽之聲，卻是親隨進來稟事，說有總督轅門上聽差來說，奉督憲鈞旨，傳見大人。錦堂答道：「知道了，你去命轎夫提轎伺候！」說罷，就和鳳姑挽手走到內室中，換了衣冠，整理一過，即行出外，坐到轎中，帶著跟班，趕到督轅，投帖察見。

不多片刻，號房自內走出，道聲有請，錦堂就跟隨了進去。

走到大堂上，已有文武巡捕含笑引入東花廳。林公上坐，錦堂趨前施禮參謁。林公命他就坐，劈口就問道：「煙癮戒絕沒有？」

錦堂答道：「回大人，自前次蒙大人訓示之後，立志戒煙，初時仍用丸藥替代，如今連藥丸都可不吞。大人如不見信，盡可調驗。」林公說道：「這也何必呢！你到省以來，辦事不辭勞怨，可稱幹員，一染嗜好，便成廢物，豈不可惜！前番做戒你也是不忍見你成為廢物的意思，現在你既誓不復吸，那是再好也沒有。如今漢陽有販煙犯朱運升越監逃遁，鄒阿三避不到案，著你前去密查明確，有無差役賄縱情弊，不得有誤！」錦堂唯唯奉令而退，即日赴漢陽查訪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